

出饭店时已近午夜,街上华灯绽放,人烟稀落,非常的冷。我抱着两瓶酒等出租车,心里有无边的凄凉,无限的沧桑,无际的后悔。

人的一生走过,总有几件对不住人、也对不住己的事,有的事过境迁,就忘了,有的却如一面古镜,越擦越亮,照在自己未来的路上。是不是可以说,内省意识有多大,这光亮就有多大?

有一年,我还是一个小记者,有朋友的弟弟想转学到市三中就读,要我跑一趟。我说,不认识他们。他说,记者嘛,采访采访,不就认识了?盛情难却,我又涉世未深,就贸然去了。我见了校长张世谧,聊了一些情况,就提出了转学的事。张校长生气地说,你不是单纯为这件事而来吧?要是这样,稿子你就不要写了。我顿时恨不得地上有个洞。

这件事情我窥窞了好几年,然后给自己定了个原则,没力量的事一定不去做,否则就是吃了饼子,套着颈子,相关人没一个能讨到便宜。这一来,尴尬似乎少了些,朋友圈也纯粹了,但不能说就是对的,人情社会,托人办事,不少是合情理、迫情势、不得不为之的事,怎么拿捏,火候、分寸如何,还真是个学问。

对人高挂免战牌可以,摊到自己身上又难说。我在科长岗位“雪埋”十多年后,自己纠结且不说,就是亲戚朋友也看不下去。我回老家,表弟问我,你现在是个什么官?我答,科长。

他说,昌虎现在是市委常委了吧?昌虎也是我们村出来的,他跟我同岁,上的是中专,比我这个本科还差点。他跟我在同一城市,仕途顺利,一直做到了省管干部。表弟怪怪地看我,我心里也跟着怪怪的。我外婆下葬那天,我卖力地挑坟山土,肩膀被磨得快破皮。表哥鼓励我,多挑一点,家婆保佑你明年做科局。他连科长、局长都弄不清,却自然地给我下指导棋。

以我自己看,一个处级干部,不是我不能干,干不了,也不是我不想干。我是文革后本系统第一批大学生,资历完备,业务熟练,为人不占强,也上过中青班,有几次被定了处级后备干部。但那些年里,我们系统福利好,名声大,当然还有其它原因,反正只要班子里位子空出来了,就立马从上面飞来一个人给填了,最后,局班子就成了宣传部的科长在开会。

我也知道,这事不能强拗,只能听天由命,且自知短板明显,便想从热闹场里退出来,但这时候却有好友力主我到省里找同学。那时候,我的大学同班同学里,已有十多个司局级、二十来个处级干部,能帮上忙的还真有几个。朋友说,我陪你去,你带点烟酒吧?我说,有这必要吗?他眼睛一翻,答,你不要太天真了。

我带了酒,也带着忐忑和勉强,

两瓶酒,一世丑

程保平

去见一个同学。同学热情地请我吃饭,也答应帮忙。我把酒攥给他,他生气地说,你这是在开玩笑吧?同学之间有这个道理吗?那天是平安夜,我清楚记得,出饭店时已近午夜,街上华灯绽放,人烟稀落,非常的冷。我抱着两瓶酒等出租车,心里有无边的凄凉,无限的沧桑,无际的后悔。

我丝毫没有责怪同学的意思,恰恰相反,我很感谢他,只是为自己羞愧而已。在我的人生大字典里,一直没有钻营求官这一说。我以为,倘若做官沦落到钻门路,花钱买,那一定是缺了某种合法性、神圣性,这官就变得索然无趣了。我现在不仅违背了自己的原则,看低了同学,也抹黑了那些有操守的官员。我今后再也不能做这种事情了。

是不是可以先下海后上岸,而不会同流合污呢?我有点怀疑。下了海,如果那是浑水,更由不得自己。那些贪官们,当初有几个不是脑袋清醒、志向远大的,又有几个后来晓得人在做、天在看的道理?我还是老老实实做一书生吧。

我说这些,并没有藏着掖着。在过来人看来,这真是鸡毛蒜皮的事,或者是不想说、不敢说。我不以为怪。人是受教育的产物,自小父母就教育



我,不占人家便宜,我也曾唱过“我在马路边,捡到一分钱”,我一生能平平坦坦、平平淡淡走过,其实就得益于这点道理。但也是实话,把我放到一定平台上,难说我不会犯错误。常在河边走,就是不湿鞋。到了现实,哪是那么简单?

《说文》说,耻,从心,指做人要内省,否则就会受辱。辱者,是被侮辱,由外力强加而来的。老祖宗将耻与辱分开了,且分得清,只是今天一些人不会分,不想分。但若真是到了受辱的份上,事情就由不得你自己了。



程保平,铜陵市作协主席。

我返回公司,单位的领导告诉我,会计因为付款错误,不仅赔了钱,还被单位解聘了。我涨红着脸说,该解聘的人是我,是我错领了工资,让会计给我背黑锅。

高中毕业那年暑假,我怀着一番大事业的梦想,去省城打工。没有熟人、没有大学学历,也没有足够的生活费,处处碰壁,我甚至想着去应聘超市营业员,只要能混口饭吃。就在我踌躇莫展的时候,在人才市场遇到一个老乡,他介绍我去一家公司应聘医药代表,我兴冲冲地跟老乡去了,有熟人引荐就是不一样,我顺利地被录用了。

那是一家规模很大的医药公司,管理也很正规,第一个月我就领取了600元的工资,在上世纪九十年代,那是一个可观的数字。我留了200元做生活费,其余的都寄给了家里。父亲接到我的汇款,很是惊讶,托人给我寄了挂号信,叫我不要担心家里没钱,要勤奋刻苦,要靠自己的努力和汗水挣钱,不是自己的钱一分也不能要,做人要有原则。其实这些话,在我进城打工前,父亲跟我说了不知多少遍,他是个谨慎细致的人,他总是跟我说,做人以德为先,被人识破就不值半文钱。我回信叫父亲放心,也把父亲的话铭记在心。

转眼到了年关,单位因为效益

好,对我们一批员工进行了奖励。我也因为勤奋上进,领到了1080元奖金,那可相当于父亲一年的收成。我激动不已,跟同事们一起去财务室领钱,大家一个个口若悬河,脸红扑扑的,商量着如何去花费这笔钱。轮到我领钱时,我看见会计拿出一叠钱,数了一遍,就推给我,我一看好像不对,但不知是什么心理作怪,我没有吱声,签完名就出去了。我紧紧地拽着一叠钱,匆匆进了洗手间,拿出来一数,是1800元。这还得了,这个数字太大了,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。父亲、母亲一年起早摸黑,做得红汗淌黑汗流,收入也不会超过这个数。我的手不停地颤抖,激动得团团转。我一时头脑发热,忘记了父亲的叮嘱,忘记了做人的原则。揣着钱去百货大楼,给父亲买了一件羊毛衫,那时候我家里很穷,因为盖房子,还欠了不少外债,父亲从来没有穿过羊毛衫。

第二天,我们就放假回家过年啦。我拿出新买的羊毛衫,父亲眉开眼笑,不停地用手在裤子上搓来搓去,说自己干粗活,穿不了那么贵的羊毛衫,我一再坚持,他才肯穿上,嘴里不停地说真暖和、真暖和。

趁着父亲高兴,我得意洋洋地显摆,说我运气好,过年比别人多领取了720元。父亲的笑容一下子

多领了一笔钱

欧阳冰云

僵住了,等我说完事情的原委,父亲气呼呼地将一盅酒摔在地上,气愤地脱下羊毛衫扔在地上,拿起一个扫把劈头盖脸朝我砸过来,咬牙切齿地骂,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,谁叫你要这些不义之财,不是你的钱,你怎么能要?你多要了会计720元,人家就要赔,就要自己贴。你倒好,欢欢喜喜过年,说不定人家就要过难。我才不稀罕你用这样得来的钱买的衣服,明天清早就去给我还给人家,不然你就别回来过年。我吓得哇哇大哭,晚饭也没有吃,心里有委屈,有愧疚,更多的是耻辱。我那年有十八岁了,已经是成年人了,我怎么拉得下脸去跟会计说,我当时弄错了,回家才发现钱多了,会计也不会相信。我更没有勇气去承认,我是见钱起了贪心,我缺钱,就拿回来了。如果那样,我以后在那个公司怎么立足,怎么跟领导和同事相处,还有会计,以后不得像防贼一样防着我?我躲在被窝里,哭得稀里哗啦。父亲推门进来了,我探出头,看见他坐在我的床边,他拍打着我的肩对我说,孩子,错一次没什么,我们改,还有机会。如果这次你怕跌面子,那你以后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,你会耻辱一辈子。

我返回公司,单位的领导告诉我,会计因为付款错误,不仅赔了钱,

还被单位解聘了。我涨红着脸说,该解聘的人是我,是我错领了工资,让会计给我背黑锅。领导叫来会计,我当面向她赔礼道歉,并如数还了钱。我提交了辞职信,如释重负。

也是因为这件事,我决心回来复习,参加高考并考上了大学。几十年来,一直从事会计工作,我一直铭记着父亲的教诲,做人要谨慎,有原则,有底线。



欧阳冰云,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,安徽省戏剧家协会会员,安徽省摄影家协会会员,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。出版散文集《抱着月光回家》《石磨上的时光》《江南雪》《蜕变成蝶》,现供职于太湖县文联。

